

## 四談百回本《西遊記》中有趣情節的來源（一） 曹仕邦

本文屬仕邦第四次探討《西遊記》中有趣情節的來源了。這趟所談的跟前三次略有不同——有些情節在小說中並不動人，甚至讀來有點枯燥無味，但其來源卻反而相當有趣！

### 一、唐僧的袈裟、錫杖與紫金鉢盂的來源

《西遊記》第八回稱如來佛命觀音將錦襴袈裟一領，九環錫杖一根，帶到凡間傳與取經人親用。並說取經人穿上袈裟後免墮輪迴，持上錫杖可免毒害！同書第十二回說觀音與待者惠岸化身疥癩遊僧向唐太宗獻上這兩件寶物之後，太宗轉賜給唐僧。及至唐僧奉旨往西天取經，太宗更賜一紫金鉢盂以供途中化齋之用，從此唐僧便帶著這三件寶物西行。

袈裟與錫杖雖然是佛祖所賜，但綜觀全書，這兩件寶物根本未起過作用。首先，錫杖雖稱能使其持有人「不遭毒害」的功能，但唐僧所歷的八十一難，其解救全出孫悟空，豬八戒和觀音的努力再加上暗中追隨的天宮

們底護持，沒有一次是錫杖顯過法力！即使玩玩文字遊戲，說「毒害」指食物中毒之類，但唐僧在第六十難中便喫了蜈蚣精置毒的棗子而差點喪命，其解救也非錫杖而是毘藍婆的解毒丹。至於袈裟，卻曾因孫悟空拿它炫耀而惹起別人的貪念，教唐僧差點被人縱火燒死。倒是紫金鉢盂還有點用，要不是拿它作見面禮，靈山上的阿難和迦葉還不肯傳給唐僧有字真經哩！

上述三件寶物在百回本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它們的出現，不免教仕邦感到這也許是早期西遊故事的遺蹟，循此探索，果然在現存最早的西遊記雛型底《詩話》中找到這三件寶物的作用，絕不似百回本中那樣無甚用途。《詩話》卷上〈入大梵天王宮第三〉稱：

猴行者施法術領法師一行七人到天上的北方大梵天王底宮中說法之後，天王賜法師以隱形帽一頂，金環錫杖一條，鉢盂一隻。

據此，三件寶物都是大梵天王所賜，只是袈裟原作「隱形帽」。至於百回本改作「袈裟」，下文自有交代。

至於三件寶物的作用，首先《詩話》卷上說法師一行人在大蛇嶺遇上不能通過的長坑之時，天空四下驟然黑暗，雷聲連連！法師（即百回本中的唐僧）舉金環杖遙指天宮，大叫：「天王救難！」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來「射破長坑」（？），一行人便能通過。

同書同卷又說法師一行人過長坑之後遇上野火連天，無法前行，猴行者取鉢盂一照，叫「天王！」一聲，當下火滅，七人便能前進。

同書更說大蛇嶺的白虎精召來滿山白虎向法師一行人進攻，被猴行者將金環杖化作一個頭頂天，腳踏地的巨大夜叉，手持降魔杵將白虎精們來一個「渾門大殺」。這在以前的有關文字中談論過了<sup>1</sup>。

同書卷中述法師一行人經過九龍池之時，池中九條虺龍衝出萬重黑浪，要來喫人。猴行者將隱行帽化作遮天陣，堵住了群龍飛上天而逃走的退路。又將鉢盂盛了池中萬里之水，令群龍失去水的助力，便更將金環杖化作一條鐵龍，打得「九龍咸服」！

同書同卷又述一行人走到王母瑤池之時，池畔數十株桃樹中落下三顆桃子入池內。猴行者以金環杖敲石，召喚入水仙桃化作三個不同年齡的男童上岸。這也在以前的文字中談過了<sup>2</sup>。

緣於這三樣寶貝在《詩話》中起過重要作用，故吳承恩撰寫小說時雖然重新構思不同情節，也不能完全拋棄它們不讓出場了。

至於隱形帽後來改作袈裟，亦有所本。據《慈恩傳》卷九，稱玄奘回國之後，唐高宗（六五〇）～六八三在位的皇后賜奘公一件縫工精妙的「金縷上服」底袈裟，小說改爲由唐太宗所賜而已。

## 二、木仙庵諸樹妖的來源

《西遊記》第六十四回寫得非常風雅，跟其他各回描述打殺與鬥法者不同。故事說唐僧在荊棘嶺中被自稱十八公的松樹精攝到木仙庵，然後跟另外三位稱爲孤直公的柏樹精、稱爲凌空子的檜樹精和稱爲拂雲叟的竹樹精一起品茗賦詩，吟詠了一夜。要不是後來加入的女性樹精杏仙動了色心，要跟唐僧成親；加上楓樹精的赤身鬼恃強迫唐僧娶妻，這一回豈非充滿文采風雅的情節？到了天亮時唐僧三徒來尋，被孫悟空識破樹木成精，於是豬八戒一頓釘耙，三五長嘴，連拱帶築，把全部樹木——包括杏精的四名侍女底兩株丹桂和兩株臘梅——全都揮倒在地，諸樹根下俱鮮血淋漓。

這一回的設立，可能是吳承恩認爲描述鬥法比武的

情節太多，故在此給讀者們換換口味，也可能是他有意借此展露自己的詩才（因為不論唐僧或諸樹妖所賦的詩，全出作者手筆）。而他能想到以樹木成精作小說題材，應該受到東晉干寶（約三一七～三二二時人）的《搜神記》底影響，因為干寶書卷十八有收樹妖故事五則，其中兩則跟西遊記所述有相近的地方。

其中一則說曹魏的桂陽太守張遼退休後居於鄢陵，在那邊買了一塊田。這田土的中央有一樹幹具十圍之寬的大樹，其枝葉蓋住了數畝之地接觸不到陽光，無法種植五穀。張遼遣人往伐樹，砍了數斧之後，樹身湧出了六七斗的赤汁。往伐的人驚怖之餘，回去告訴張氏。張遼大怒說：「老樹有赤色樹液，有何奇怪！」親自前往監督代樹，樹又大量湧出如血的樹汁。張遼親自斬下大樹枝，斷處現出一空穴，有一身高四五尺的白頭公爬出來，撲向張遼，張遼拔刀斬它，又一白頭公撲來，照斬。殺了四五個白頭公之後，不再出現了。張遼一眾仔細檢視，這些白頭公非人非獸。其怪既絕，乃斬除此大樹，使被遮蓋的數畝地可以開耕。

另一則說吳先主（孫權）在位之時，陸敬叔任建安太守，使人往伐一株大樟樹，數斧之下，樹身有血出。及至樹幹斬斷之後，有一人面狗身的怪物從樹幹斷處出

現。這怪物色黑無尾。陸敬叔讀過《白澤圖》，知道此物是「木之精」，名「彭侯」，可以煮來喫。於是下令宰了這彭侯而食之，味道像狗肉。

上兩則都似《西遊記》所說的伐樹出血。然而，這還引導不出唐僧跟樹妖詠詩的情節。而這一情節，不特仍出《搜神記》，並且跟樹木成精也略有關係，更亦見於干寶卷十八。

這故事說張華是西晉惠帝（二九一～三〇六在位）時的司空高官，為人博學多聞。這時戰國時代的燕昭王墓前有一隻斑狐已修煉千年成精，於是化作一書生，想去挑戰張華，將其駁倒。行前，斑狐精向墓前的木製華表<sup>3</sup>詢問：「以我的才貌，是否得以見到張司空？」華表回說：「以你的妙解，哪有做不到的事？但以張公的才智，你反而會受辱之餘，更回不來！你若定必往謁，不但教你喪失千年道行，更連累我這老木頭啊！」斑狐不從，乃帶著名片往謁張華。張司空見這「年輕人」有儀表風度，很敬重他，於是兩方開始談論學問。

開談之下，不論對談文章，對談史學，對談諸子百家，對談典禮，對談古時掌故，張華的學識全不及這年輕的「書生」，於是張司空想到：「天下哪有如此年紀輕輕便這樣博學多才的人，來客者非鬼魅，則是狐狸！」

「於是硬要留這「青年」過夜，更命衛兵布防以阻逃遁。」

斑狐說：「明公應該尊賢容衆，何以憎惡我的學問？」乃申言告辭，但衛兵已守門不讓離去，斑狐乃對張華說：「我公這樣布置軍兵，是對我起了疑心。這樣做，以後天下智能之士又誰敢替明公效力？」張華不回答，下令衛兵更圍住這「書生」，嚴加防守！

當時有豐城縣的縣令雷煥剛好在京都洛陽，當天來謁張司空。雷煥也是個博學的人，乃獻計以獵犬來試試看，若是妖狐，當嚇得現原形。那知牽來獵犬，「書生」毫無所懼，更嘲笑說：「我天生才智，你們反以為我是妖精，以獵犬試我？任你們千試萬試，能奈我何乎！」張華聞此言後更怒，說：「這必然是真的妖怪，我聽說僅有數百年道行的妖魔鬼怪，方會怕狗，但對有千年道行的則無所用！唯有覓得千年枯木燃火來照，千年老妖馬上現出原形！」雷煥說：「那裡去找千年枯木？」張華說：「世間傳說燕昭王墓前的木造華表已有千年之久！」於是差人前往斬伐華表。

張華差遣的那群人來到燕昭王墓前，看到一青衣小兒從空中下降，問那群人的來意，那群人告知而後，青衣小兒說：「老狐不智，不聽我的話，如今連累我也受

禍，無從逃命了！」言畢大哭，忽然不見。來人即時斧斤齊下，木表噴出大量鮮血倒下。衆人抬木表回來，點火照書生，即時現出斑狐原形，張華乃宰而煮食之。

仕邦所以認為上述故事屬小說中人妖賦詩情節的來源者，第一，這是人跟妖談論學問，自可給吳承恩以靈感，將論學改作詠詩。

第二，《搜神記》中跟張華論學的妖怪雖然是動物的斑狐而非植物的樹木，但斑狐化身為書生往謁張華之前，曾向燕昭王墓前的木表徵詢意見，木表勸它不要前去，認為此行不但斑狐沒命，更會連累自己。後來斑狐不但惹禍，更害得木表被伐。在奉命伐木的人到達時，木表化身青衣小兒出而問知來意之後，泣怨老狐連累自己。換言之，華表亦已成爲精怪。由是吳承恩很容易將老狐與木表合而爲一，將論學的妖怪由動物改爲植物，更轉化而爲有詩才能與唐僧唱和詩什的四名樹妖啊！

第三，木表被伐之時斷口湧出大量鮮血，這跟《西遊記》中諸樹妖被連築帶拱倒下之時根部鮮血淋漓相似。

《搜神記》是一部「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等故事的書，名氣很大。吳承恩能寫出著名的神魔小說，自屬好奇之人，他能讀過干寶的著作而受其影響，絕不爲奇。

（未完待續）

註釋：

1. 見本刊六十七、六十八合期頁四十六。
2. 先本刊六十期頁七十三。

3. 華表是安置在墳墓之間的大柱子，或石製或木造，通常矗立於墓的後面。華表身上刻著墓中人豐功偉蹟的文字敘述，使別人知道其人顯赫的一生。

## 寺院與社區共存共榮研討會

四月十一日，由「臺灣佛教僧伽終身教育學會」主辦的「當代僧侶弘法新場域——寺院與社區的共存共榮」研討會，於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放生寺舉行。研討會共分七個討論小組，以寺院與老人關懷、新住民服務、原住民服務、青少年教育、社區臨終關懷、偏鄉培力以及勒戒輔導等為主題，分享彼此的經驗，也從各自目前所處的位置上，提出觀察到的問題和挑戰，並從中相互學習相關的社區知識與方法。

臺北市社會局黃清高副局長出席致詞時指出，營造福利社區、實踐在地互助有其重要性，並說明宗教團體承擔政府委託社區服務的方案和案例。同時也承諾若有佛寺願意接受委託服務，他可以直接到寺院去協助瞭解並為其量身設計。謝登旺教授演講說明社區服務的原則與實務；強調預防功能的發揮為要，以因應未來高齡化及少子化所衍生出來的問題，社區如何從點線面逐步發揮其照顧關懷的功能，甚至發展出跨域的交換服務等。

其他出席的幾位法師則與大家分享參與社區服務的寶貴經驗，以及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反思。擔任學會

理事的宗惇法師以其長期在安寧療護的理論和實務經驗，深切體會到推動社區安寧與生命教育的重要，因此啓建大悲學苑，培訓社區安寧靈性關懷志工。法師的經驗分享隨後在小組討論中也引發很多與會法師和居士的共鳴。創辦開心門佛療學院的智德法師是自九二一地震以來，開始培育心靈輔導的種子隊，透過團隊的努力和推廣教育，成功的讓數千個生命產生蛻變，也成就了佛法使得團隊獲得自我療愈的能力。學會監事演觀法師則分享三年來深入偏鄉原住民的實際經驗，向大家展示原住民服務以社會企業的經營理念和模式的可行性，不但把佛教的四攝法轉化為部落四攝法，也逐步扭轉原住民對佛教的負面印象。自拙法師從培力偏鄉青少年的經驗，分享佛法如何以創新和轉化的方式，以及透過跨領域的合作，來發掘社區的需求，從而提供貼近社區需求的服務。

透過這些實務經驗的分享，不僅讓大眾看到僧伽在弘法利生上的多方面努力，同時也發掘出在社會面臨多元劇變的現代，各種潛在的弘法利生新領域及其可行性。